漢書注校補

漢書注校補參校同人姓氏

長沙王先謙益吾
善化瞿鴻禨子玖
貴筑黃國瑾載彤
義烏朱一新鼎父
會稽李慈銘蒓客
長沙徐樹銘壽蘅
黃巖楊晨定夫
江陰繆荃孫筱珊
永明周鑾詒晉生
善化孫宗穀君詒
餘姚何聯恩錫之

自序

壽昌幼受書畧解義訓治經外好讀史先叔父硯鄰先生授以通鑑併儲氏所選史漢文俾之讀意不足覬讀全史未敢以請一日竊先君案頭有三國志竊取讀之日畢一帙爲先君覺指數事令占對頗如恉先君喜諭獎以一書問何欲以漢書對先君故有漢書一册日自評校細字雙行朱墨幾徧閱後輒弆諸篋禁兒輩繙弄至是別以毛刻兩漢書賜壽昌此道光丁亥春壽昌得讀漢書之始也從伯父念疇先生熟精史記過先君飲叔父旁坐侍飲次論河事伯父倍誦河渠書及溝洫志上溯禹貢旁及水經注等書並及後世河道分合徙廢之故如瀉瓶水數掌文纚纚數千百言無脫誤壽昌職執壺注酒之役雖不深解立聽忘倦叔父問自來論馬班

優劣伯父曰馬之峻潔班何可並論先君曰班於馬固和太羹而琢大圭矣然雅贍宏括獨有千古何渠不若伯父曰馬爲李陵作小傳意已盡班稍覺煩矣先君曰馬緣陵得罪時陵未死或有不敢盡言處故僅附廣傳後無專傳班則極力摹畫其苦戰至萬不得已而始降爲陵雪卽爲遷吐不平也伯父曰司徒掾譏史記未能齊一而蘭台之書亦時有舛互何也先君曰此無足詫也蘭台以抗古絕輩之才使作氣馳肆卽上溯無紀違極無竟淩虛造有曾何所於蕃芥顧柬之以數百年之事蓋之以數十名家之筆如太史公及其父司徒掾所作外如向歆父子馮商及史通所述十數家自不能無異同繁約蘭台詳輯而審擇之殫二十餘年心力以一手編成譬之玉磻雜糅而磨以片石鏐鐵並鍛而冶以一鑪匪

夫潛精積思詎易融粹況天文志成於馬續八表成於其女弟昭加之寫官手民代有訛脫舛互之失奚怪其然全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爲之補漏訂譌以彌其闕於蘭台何詠焉叔父曰師古注何如先君曰是所謂班氏忠臣也徵論擿采古賸帥一字悉源經典靡虛詁臆訓文顯事覈俾游於班史者得徑路洵絕作也叔父曰聞近有某君著漢史注疏斥師古庸繆疏妄者何如先君曰注家誠不無闕失後學從而勘正亦讀書應盡事必尋辭逞辨詆前耀己盜之毒詈胡爲乎伯父笑曰是荀卿氏所謂陋儒也雖博胡取況未必博乎誠不願子弟輩效之先君目壽昌曰小子識之壽昌曰敬諾是日談讌甚歡良夜始罷壽昌有生來趨庭受訓蓋莫樂於此一日者也越歲壽昌得咯血疾幾殆先君手自醫治令輟

學歲餘甫就愈辛卯先叔父遂攜出游泛湘水出洞庭杭大江櫂荆渚穿巫峽欲藉山川以暢其迂結盪其宿痼途中仍禁朂學得詩詞數十首春秋策論三十餘篇以歸壬辰從叔父讀書嶽麓應鄉試時先君往仕浙中淸約自厲子身之任半載卒官孤兒號泣奔赴扶柩歸里發遺篋則殘紙破書滿中而遺墨渺然並先君手評勘之兩漢書皆無有慟絕而無如何壽昌遂發憤將早歲所賜兩漢書日夜研習凡四年於書眉行間塗染無隙叔父見而喜之取置行篋逾年自江右歸云熊氏留錄副本別以一册賜仍校勘如前復爲王牧莊世兄取去壽昌亦不甚惜復手校一册旋借失又一册用五色筆校未卒業亦佚去同治二年寓武昌購得此册時取評校蓋結好在此聊用遣日抵京後待漏應官之暇無輟業及

門王生先謙恐又廢棄亟請成書予笑無以應王生乃毅然自任手錄成十四冊感其意暇輒綴筆時有增損已請篤廢業者一年病減復爲之手不離案脅不貼席寒暑寢饋於其中每寫一冊改竄無餘紙再寫復然至是易稾者十有七矣嗟乎少年識懵氣盛鑿古無報遇一新解遽矝創獲則買然喜既思祗薄蔭傾趨訓難再先業失緒手澤罔尋時捧書而泣則盡然悲今老矣覗少所矝百不存一削牘既屢積墨徒漬猶幸偏闕典冊藉助直諒一編少就千世待質而卒無以續先人之墜聞啟後來之新悟則㦻然懼悚然慚終吾生而靡能自釋也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秋月望日長沙周壽昌自序

漢書注校補卷一

長沙周壽昌學

高帝紀第一上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藝文類聚引述征記曰豐坼豐水西九十里有漢高祖宅

則見交龍于上

壽昌案交史記作蛟荀悅紀同賈山傳交龍驤首奮翼文選作蛟龍蛟交古今字也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壽昌案史記高帝紀同又史記秦始皇本紀尉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本書陳平傳平爲人長大美色王莽傳莽爲人侈口蹷顄露眼赤精蓋人猶狀也爲人卽爲

狀也他如周仁傳仁爲人陰重不泄公孫宏傳宏爲人談笑多聞霍光傳光爲人沈靜詳審皆主性情行止說與此全別

爲泗上亭長

北堂書鈔引風俗通曰亭吏舊名負弩今改爲亭長或謂亭父漢舊儀云亭長皆調五兵言弩戟弓劍鎧也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顏注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壽昌案風俗通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正均直也廣韻引此有廷平也三字古廷庭字上下通用如洪範五行傳於中庭祀四方注中庭明堂之庭或曰朝廷之庭也則廷亦可作庭又釋名釋宮室篇云廷停也人所停集之處也皆讀如本音不必音定

常從王媼武負貰酒

顏注曰亦猶鮦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别有意義壽昌案勺酌音同無須徵引當是云蓮勺音輦誤書酌音耳

縱觀秦皇帝

顏注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壽昌案顏注縱放也言高祖放觀無忌也解己明下忽云放人令觀是誰放之誰令之也爲此贅文轉失語氣觀讀如本音亦不得作去聲也瞿鴻禨曰史記作縱觀觀秦皇帝多一觀字於義爲長益知顏注放人令觀之迂也

喟然大息曰

顏注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壽昌案大息之大音泰呂覽高誘注大長也言長歎息也說文息喘也論語皇侃疏息亦

氣也歎息者有氣無聲安所云大顏注澌

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

注師古曰父本請飲后因食之壽昌案古人飲食通稱飲亦可以統食本書朱買臣傳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是也

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爲順壽昌按外戚孝宣許皇后傳霍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與此文法正同不得妄改也

誠如父言

誠猶信也若云信能如父言設辭也顏訓作實字泥

乃呂竹皮爲冠

壽昌案淮南子氾論訓造劉氏之貌冠高誘注高祖於新

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禮記委貌周道也此冠殆仿周制而爲之而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四引三禮圖云長冠竹裏高七寸廣三寸漢高祖以竹皮作之世云劉氏冠楚制禮不記據此則高帝仍以楚制爲之名長冠似不必如高氏之稱委貌冠也初學記引此同

乃前拔劍斬蛇

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游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笑曰爲天子鑄劍愼勿言曰得公佩劍雜冶之卽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

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蛇劍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氣如雲出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醉困卧

殿監本及凌稚隆評林本困作因瞿鴻機曰前云高祖醉此復云醉又曰因卧是卧因醉也何不因於前而因於此乎壽昌曰據文義始曰高祖被酒中曰高祖醉末曰醉困卧情事明有次第其上曰行數里醉困卧是言醉後行數里而困故卧也困字似較因字爲勝

秦二年十月

壽昌案紀於秦歲首書十月不書冬者漢之冬實秦之春

也自漢元年後皆書冬十月者用太初改厤後之序追書之也又案二年三年十月至九月每年書月而不書冬春夏秋者時秦自有其四時不能以夏正之春夏秋冬冠之全没其實也仍以追改之月日紀之詳其事功免致淆紊也而於二世元年首書秋七月三字者遵本朝之制俾後來可因時考事也此班氏之微旨也○案書蔡氏傳云秦建亥矣且秦史制書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矣安在其爲建亥乎史伯璿曰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於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於天下民間私稱已皆是寅月起數者矣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已不得爲時王

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信乎此十月爲太初追改後建亥之月若眞爲秦十月則當建申矣

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

師古注曰東海之戚也通鑑胡注曰以地理考之沛郡與東海頗遠壯兵散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章懷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廣戚之戚也齊召南謂此說足證師古之失也壽昌案師古注未失胡注失也薛在秦時爲郡東海地本屬之戚亦爲其屬縣皆在今山東兗州府境左右相距並不遠考曹參傳云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徙守方與遷爲戚公皆不出遠境壯走死於戚故使參爲戚令也且即以情事揆之沛郡即秦之泗川廣戚即沛縣壯由泗川出敗於薛必不能回

走泗川不走走至戚而胡走乎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史記作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師古謂得爲名非也蓋是左司馬曹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壽昌案索隱謂非爲人名者是必謂爲曹無傷或未然沛公此時左司馬尙有孔聚陳賀唐厲不止曹無傷一人功臣表可證案功臣表蓼夷侯孔聚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顏注前元年謂初起之年即秦胡亥元年是孔聚從起碭後即得左司馬在入漢前費侯陳賀亦然斥邱侯唐厲稍後戰國策田單守即墨有云堅守惟恐見得功臣表陳涓得梁將虛侯劉澤擊陳豨得王黃侯蓋獲敵曰得史多如此

時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巳將兵北定楚地

如氏注曰巳章邯司馬史記正義同壽昌案巳疑亦是秦

將司馬其姓非官稱若章邯之司馬當以章邯冠於上不能隔一事爲稱又考樊噲傳云與司馬𡰥戰碭東上並無章邯事史記張晏注曰秦司馬不屬章邯差近之劉攽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身從陳而別將定楚耳說較勝又師古注曰從爲追討也尙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壽昌案此商書序語尙應作商書下脫一序字

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

壽昌案傳咎自殺儋爲邯所殺也

沛公項羽追北

壽昌案詩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玉篇堂北曰背背北背古轉訓服虔韋昭訓本此顏引老子樂書於義支雜王先生念孫解北字甚詳確稍嫌辭費

八月斬三川守李由

壽昌案史記李斯傳二世初立趙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是斯之被譖實由其子守三川也又云及二世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是由應死在元年李斯被刑以前其曰項梁不曰高祖者蓋當時初起兵時秦止聞有項不聞有劉也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由正統兵未必奉詔趙高蔽主奏報不入卽入亦不以時故史漢日月多錯互也

乃道碭

孟康注道由碭王念孫曰道卽由也壽昌謂與前夜徑澤中徑字相類案戰國策魏三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又若道

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卽此道字所本國策他處尙多

以沛公爲碭郡長

壽昌案蘇韋兩說近之而有不盡者漢楚時每郡設統兵之長故下云將碭郡兵守或別有人也灌嬰傳云破薛郡長顏注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傳又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旣有吳郡長又有吳郡守明長與守各一人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劉攽曰案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適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爾檢史記是年甲午歲

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也書昌案劉氏考星度甚確說亦辨要有所本元魏書高允傳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崔浩謂允曰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考史記高祖本紀未書此事僅於天官書云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未書歲月劉向上封事亦止云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則明言入秦又考陳餘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本紀秦二世三年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所稱引兵西秦民喜者正在七月正五星聚于東井之時故甘公亦止言其入關未說到至霸上降子嬰也合此數說

益證劉氏高氏崔氏三家之說不誣至高氏言史官欲神其事班以漢臣修漢史自不得不爾也○顧棟高云武帝太初定厤改用夏正史官因改前年月獨漢元年冬十月失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五星聚東井致高允之疑其實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也月初未交中氣猶未離六月躔度日在鶉火與東井秦分鶉首猶是隔宮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故俱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錯因後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爲夏正之十月則日躔析木之次與鶉首秦分隔離七宮金水無會聚之理秦之改時改月無所見此一條其大彰明較著者也

羽大怒使黥布攻破函谷關

藝文類聚引楚漢春秋曰沛公西入武關居于灞解先生

說上遣將軍守函谷關無內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

壽昌案此即張晏傳沛公所稱鯫生也

不自意先入關

顏注云意不自謂得然壽昌案不自意言非意所期也此不注自明顏注轉將矣吳王濞傳條侯時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語意與此同

籍何以至此

宋景祐本乾道本明汪文盛本俱作生此生至字近而譌以文法案之作至是毛氏汲古閣此書係影宋本知當日原有作至此者王氏念孫讀書雜志特爲此箸一條辨生

字應作至甚悉豈當日未取毛本一校耶

春正月

如氏注曰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顏注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厤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壽昌案如服注均明確顏注尤切當不易無可疑者王先生引之必爭秦用十月爲歲首仍遵夏正未改正朔痛駁三家之説且說十七證以明之壽昌畧就所證者質其疑焉其第一證引月令第二證引秦紀昭襄王事無論證之是否但月令係呂不韋所輯在始皇未混一之前昭襄王爲始皇之父未改正朔其用夏正何疑何能辨始皇之事此王氏誤證不足辨者也

其三則引史記始皇紀其四則引月表其五則高祖紀此皆是漢太初後追改之歲月何煩徵引以矛攻矛尤覺無謂其六則謂漢朝十月不知漢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以爲國慶制與賀正月等沿及後漢猶行此典續禮儀志可證其七引文帝紀其八其九亦然此皆是史臣追改之歲月與前三四五謬同其十則云賈誼傳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單閼之歲文帝六年丁卯也據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晦日當在己卯再推至六年三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在庚子也若云當時之四月爲今之正月有庚戌庚申庚午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此證似確不知蔡氏晉有言三正既

爲累代所迭用亦復爲一朝所兼存故詰誓臣民並言之
而不以爲雜秉筆之史臣臨文之學士隨意書之而不以
爲倍者壽昌謂非第此也賈山傳於文帝時上王言有云
願以夏歲二月顏注時以十月爲歲首則夏正之二月爲
五月也是山且以夏正陳言於君不止臨文矣若漢不承
秦制改月則稱歲二月足矣何必冠之以夏乎何疑於賈
誼之臨文乎其十一 引淮南天文訓謂淮南誅在太初未
作厤以前而其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入營室之月非建
寅之月而何不知正朔代殊而陰陽占候則必不能外乎
夏正也案逸周書周月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至於敬
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後書魯恭傳月令周世所造
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

而已華氏泉曰先儒謂夏商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
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官紀事之體必書
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令淮南書主授
時而通行民俗者也且淮南造逆能必其恪遵朝制乎此
更難取爲據也其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無非引
史記本書紀表志傳各時月相爲詰難不知此皆追改之
歲月繁稱博引頗不憚煩弊與前同無庸辨也甚至因顏
氏此註並謂秦氏蕙田之五禮通考金氏榜之禮箋皆被
其惑其尤怪者云以亥月爲正月顓頊厤無此法顓頊厤
不傳者數千年王氏必不曾習何以斷其無建亥之法乎
壽昌竊謂秦正朔本無可考顏氏於改時改月屢言之當
日必有所受惜未能徵引古籍致被詰難耳壽昌因就顏

說申證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十六年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正義云周以建子之月爲正秦以建亥之月爲正史記二十九年始皇東游登之罘刻石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是年春前未書事則疑是秦之春夏之十一月也史記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集解引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祖父濛於華山白日昇天先是邑歌有云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因改臘曰嘉平茅紀爲夏九月事即秦之十二月也陳勝傳臘月注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是也臘必於歲終秦應以夏九月臘不聞行臘於此年之第三月也而史記封禪書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以春非臘時明乎此爲漢之春實夏正之冬

漢之三月實夏正之十二月也據此則漢之臘又在春三月矣又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陳涉起兵索隱注云涉起凡六月當二世元年十二月也此明秦自爲十二月若照夏正書則當云二世二年也檢本書陳勝傳云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勝起兵云據陳數日又云二月餘又云韓廣居數月至臘月莊賈殺勝降秦又云陳勝王凡六月若照夏正書時秦不改月則秋七月至九月止三個月一歲終矣安能勝七月起兵又能於各處遷延或二月餘或數月至臘月而死乎據史記及張晏各注明乎秦自有春有臘自立十二月之制也先儒有謂史云改年始非改正朔者不知年始卽正朔之變文史記厤書注索隱云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本書厤律志

云秦自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麻書又云故襲秦正朔本書麻律志同是明稱秦之正朔豈得以年始兩字相難乎至漢沿秦麻以亥爲正班史準太初所改麻追書之無從取證原文惟案五行志下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谷永以爲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永之言明言漢正月也異姓諸侯年表自漢元年起皆書一月至十二月二年三年同四年書一月至九月止有詳案在異姓諸侯王年表接書五年即皇帝位書正月是確以十月爲歲首確書十月爲正月並不書一月也○壽昌又考俞正燮癸巳類稿五行傳用亥正論云洪範五行傳云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皇極是司

鄭注以夏正推之因疑於王相不合案此不關王相且非夏正伏生自以時亥正言之秦及漢初用顓頊法以亥爲正劉向承伏生所記之數以子丑月主貎寅卯視辰巳言午未聽申酉思戌亥皇極據此伏生傳二三月以下皆漢之月數是漢儒本謂漢政時月也又文選古詩十九首云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李善注云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是唐世文人之說也劉攽考異云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適以夏十月入秦也王益之西漢年紀考異云蓋漢初以夏十月爲正月十一

月爲二月終於九月爲十二月又考董仲舒傳云舉孝廉之十一月也意者當時之二月是宋時諸儒之說也葢徵顔注改時改月之義爲確不可易也

二年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

壽昌案項羽傳同劫史記作部王益之西漢年紀從之五諸侯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氏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顔注皆駮之以爲河南常山殷韓魏劉攽刊誤曰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西漢年紀考異畧同謂是時陳餘遣兵助漢兼趙爲五耳吳仁傑刊誤補遺曰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之降卽以其國爲河南郡鄭昌之降卽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被虜其地自爲河內郡此三人皆己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

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
常將韓兵從並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兵壽昌案
此則塞翟魏韓趙也較顏注爲審較劉王二說亦詳案荀
悅漢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無五諸侯
三字蓋以其難確指也通鑑云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
五十六萬人吳氏謂恐有脫字非也通鑑從荀紀不從漢
書也李慈銘曰案全氏祖望謂功臣表云二年三月棘邱
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四月敬市侯閼澤赤以河上守遷
殷相則塞翟之不得有其國可見洪氏頤煊謂上文明言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關中謂塞翟三河謂魏殷河南當
以如說爲正今案洪說是也刦史記作劫荀紀作率非必
刦脅之謂也刦有制義可通作挈所云五諸侯者謂本皆

諸侯國耳不必其國見存也云五諸侯兵不云五諸侯文義可見

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西漢年紀考異云漢書本紀云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案塞王欣翟王翳降置河上渭南上郡已見於欣翳初降時不當重出今從通鑑壽昌案本紀元年云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下並無置郡語惟通鑑有之年紀自從通鑑不得謂班紀爲重出也

三年臣請誑楚可以間出

顏注曰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詐爲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壽昌案間隙也乘隙而出顏注已足乃緐稱多語復添私出二字義轉支隔兵交之際

多術者勝此爲私出豈尙有公出者乎
四年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壽昌案之間二字藝文類聚引作澗太平御覽六十九引
本書項籍傳曰沛公與項籍臨廣武澗而語數籍十罪今
亦作閒不作澗後書續志補注引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
謂三室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
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閒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
十道志曰廣武澗在今滎澤縣西據此作澗爲勝也
割鴻溝以西爲漢
注引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
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壽昌案文此注
全引溝洫志而誤讀者也故地勢水道多不可通考志本

從會字斷句於楚字則屬之下文文氏誤讀而尤誤在以官渡水爲鴻溝漫無區別觀史記索隱云爲二渠一南經陽武爲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卽鴻溝今之汴河是也是明二渠爲一南一東也宋史河渠志云禹于滎陽下分大河爲陰溝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經陽武縣中牟台下爲官渡水其一爲鴻溝蒗蕩渠語尤詳晰文氏奈何混舉官渡與鴻溝而一之乎後書郡國志鴻溝下劉昭引文穎語作注顏氏復據以注鴻溝皆失於未考也至會于楚誤讀壽昌有校語在溝洫志較詳

乃封侯公爲平國將

壽昌案將字誤正作君文選注引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

壽昌案幾猶會也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論云斯誠雄心

尙武之幾注訓幾爲會若今言幾會也鄭訓微卽易幾者

動之微單訓作微語意不合顏依說文訓作危亦隔

高帝紀第一下

五年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

壽昌案高祖功臣表射陽侯劉纏卽項伯平皋煬侯劉它

卽項它此項氏封侯賜姓之可考者又有桃安侯劉襄亦

賜姓然表稱爲項氏親恐非必項族也四人中有考惟兩

人知表尙有遺漏

昧死再拜言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四博物志漢承秦羣臣上言皆曰昧

死言王莽篡位慕法古去昧死改稽首朝臣曰稽首輕宜稽首再拜後書律厤志補注引蔡邕戍邊上章曰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此可徵王莽改制中興後遂沿之也

大王陛下

壽昌案高祖尚未即眞故稱大王時上皇帝尊號故稱陛下

尊王后曰皇后

尊通鑑作更西漢年紀從之壽昌案此承上羣臣上尊號來猶臣下共尊之也時高祖初即尊帝制未立不比繼世後由帝詔立后也故通鑑可作更此紀不妨作尊也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劉攽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妄加之壽昌案此承宋氏祁言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竊謂楚子諸侯子之類大約楚國與各諸侯支系宗戚之從軍者非泛泛國人故書子以別之此加及字愈可證觀二年六月漢王還櫟陽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衞若盡爲諸侯國人當數十萬衆櫟陽一縣何能容也孝文功臣表樊侯蔡兼以韓家子還定北地師古曰本六國時韓家之諸子也後更姓蔡也此足爲諸侯子楚子之一證又案紀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諸侯子卽此類也

使丞相酇將兵平代地

宋祁曰百官表酇未嘗爲相壽昌案是時丞相爲蕭何無

他人也第考樊噲傳噲擊陳豨以將軍遷爲左丞相後以相國擊盧綰而表均未載又大約漢初有丞相虛封猶後世加銜也左右丞相之設在孝惠高后時而噲已稱右丞相相國之號在高帝十一年而噲已稱相國皆虛封也觀酈商傳遷右丞相復以丞相將兵擊黥布傳寬以相國代丞相噲擊陳豨商與寬并未爲相亦未列之表內也韓信傳使爲假左丞相有假字益可知

高起王陵對曰

臣瓚注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陵都武侯起壽昌案漢帝年紀一書惜不傳王陵封安國侯非信平檢高祖功臣表無都武侯起其人惟南鄖侯起是孝文時以信平君侯則信平屬之起而高帝時尚未侯也又云魏相丙吉

奏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考魏相傳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引高皇所述書有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而無臣起蓋奏事所輯原不止一條也孟康注姓高名起必有據而張晏云誤使高官者起語爲不經也

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

壽昌案荀紀云於是上即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荀紀加治櫟陽宮四字庶於七年本紀自櫟陽徙都長安語有根也又張晏注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案漢以冬十月爲歲始據張氏云云益信漢以夏之冬名爲春也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

壽昌案荀紀作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本書張良傳作二十餘人考高帝功臣表六年正月以前封二十七人合韓信前已降封侯共二十八人此作三十餘人非也三應是二字之誤

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壽昌案前一年已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至是始上太公尊號者自古身爲天子父生爲匹夫惟有舜之瞽瞍未聞有尊號近漢世秦始皇父莊襄王爲太上皇尙是死後追尊事係創行叔孫通議禮想未及此故因家令一言發之必謂高祖有意緩行亦非篤論

七年蕭何治未央宮

史記莊關案關中記曰未央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索

隱曰東闕名蒼龍北闕名元武秦舊宮皆在渭北立東北闕取其便也據此則顏注厭勝之說恐不然

九年始大人常以臣亡賴

壽昌案類篇賴一曰恃也亡賴若無所恃以資生如今游手白徒也張釋之傳尉亡賴張晏注材無可恃也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

壽昌案注李奇曰高祖後母也趙翼取其說引史記項羽紀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爲質及鴻溝之約羽又歸漢王父母妻子陸機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又楚元王交傳交高祖同父弟師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異母弟也然吳王傳朝錯上言稱高祖庶弟元王則異母豈爲其後母乎至羽紀所云父母妻子不過家

屬泛詞連稱及之陸機頌則文人沿說尤非事實案高帝紀六年詔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云云未及太上皇后若有之詔不應闕若未尊號史不應書況書崩不書葬史亦無此體例班氏於此明有一誤案荀悅漢紀云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未葬萬年班書當是傳寫時五月內譌加一后字七月內譌加一崩字耳案高紀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后紀七年尊爲昭靈后劉昭郡國志注小黃在陳留縣東北漢書儀曰昭靈高祖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園廟於小黃又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據此太上皇葬萬年在長安櫟陽縣界昭靈后葬小黃在陳留相距甚遠並未合葬也○又注引

晉灼曰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宋景祐乾道明汪文盛各本俱同或改長作無字壽昌案呂覽觀世篇亂世之所以長也注長多也正韻長直亮切音仗多也冗也剩也集韻餘也論語長一身有半世說新語生平無長物陸機文賦故無取乎冗長郎此長字也不必改作無字

八月令諸侯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壽昌案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西北長安故城中香室街南馮翊府北魏書臨淮王彧傳云漢皇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則省香室街爲香街也

吾知與之矣

顏注與如也壽昌案與待也論語及後漢馮衍傳注與俱訓待此可借作待訓言吾知所以待其來也與故有如訓

然顔注未顯

十一年詔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

壽昌案吳仁傑刋誤補遺義年條末云懿稱本李善文選注所用今本作意稱是意稱有作懿稱瞿鴻機云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置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李善注漢書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足徵李善時漢書本作懿稱其議年之議不作義注與正文同皆可取證也

甚有文理

壽昌案文理猶條理也易坤卦文在中也疏通達文理史記禮書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十二年詔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𠀌爲南海王

壽昌案織本末表傳不詳無可考大約爲越王句踐之苗裔粵卽越故詔稱粵之世也時閩越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皆句踐裔帥百越兵助高祖漢五年立無諸爲閩粵王孝惠三年封搖爲東海王而織先封爲南海王於詔中加亦字者承無諸搖而言也檢吳越春秋闔閭子孫避越嶺外築南武城卽今番禺地而續地志吳郡安縣注引越絕曰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則以爲越後而非吳考吳之滅在春秋魯哀公二十二年越爲楚滅在戰國時周顯王四十六年據史記云越散後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海上是開爲其裔織又開之裔也合之南武之稱並此詔所云越絕較吳越春秋爲審又續志贏𨻰下注引地道記曰南越侯織在此是南武又作南

越也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嬴𨻻縣漢初未設交州趙佗殆亦未據其地織自稱南武侯踞此縣不必是漢封也文穎注此云趙佗降漢立爲南越王今復封織爲南海王復遥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是也壽昌謂此粤字宜正作越觀各注中俱作越無作粤者粤越古通而百粤之粤可通用越越國之越必不可作粤本書地理志粤地及吳粤之君俱作粤而古今人表書越王句踐越王允常越王無疆皆作越不作粤也異姓諸侯王表外攘胡粤顔注粤古越字考越自春秋後通上國以來皆稱越左傳國語國策世本荀子列子韓非子史記可證厥後主盟諸夏策書赴告之文必不敢書作粤以疑耳目也且粤字止曰於于𠂋數訓越字義訓較多有必不可以粤字代者雖曰古通不

盡可通也況國名一定豈容兩書楚本荆也春秋莊二十八年尙書荆僖元年以後遂稱楚而不荆矣許字本應作鄦而詩春秋諸經傳無書鄦者鐂本劉字而埶劉公劉劉字必不能作鐂鄚本薊薊州必不能作鄚皆此類也

上致之王

壽昌案致猶置也後書凡置多作致可證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

壽昌案史記集解引三輔故事云高祖被大創十二矢石中通者四卒征英布中流矢崩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

長沙周壽昌學

惠帝紀第二

覶作斥上者

張照云以服如注意詳之定爲斥土服注壙上亦正作壙土壽昌案服訓壙如訓開明斥字並無稱斥土語想當時自有此稱故祗稱斥土若壙字更不必加稱壙土也此亦如穿中之類名之曰穿不必曰穿壙中也又史記貨殖傳塞之斥也注斥開也小爾雅廣詁訓同倪如司馬相如傳下除邊關益斥注斥開廣也刑法志除山川沈斥注斥鹹鹵之地斥字俱單用不必加字於斥下始成文也又案趙廣漢傳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壙臧上也方上與斥上皆

一類事見張湯傳注中不聞作方士也

復十五稅一

鄧展注今復之也宋祁曰當作今復復之也壽昌案注上云中間廢今復之也復與廢對舉似不必更加一復字宋校本蓋因匡衡傳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也之語故云然也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壽昌案三輔黃圖云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原廟時叔孫通譏孝惠作復道勸立高帝原廟於渭北以掩其失非正也迨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已亥高帝原廟殿門災盡大災也而元廟之立及災此紀及平帝紀皆未書

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注應劭曰一級直二

千凡爲六萬

壽昌案所云三十級必是累而算之漢官舊儀如公士云賜爵一級上造卽云賜二級簪裊卽云賜三級下皆遞進至二十級非一等爲一級也爵止二十等若一等爲一級則三十級豈不越徹侯而加十級乎案食貨志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八等也據此則此爵更有限制矣成帝鴻嘉三年令民得買爵賈級千錢則視惠帝時每級又減去千錢矣

二年郃陽侯仲薨

何焯曰子封王而父仍侯爵壽昌案此卽高祖兄仲名喜者已於六年正月封爲代王七年爲匈奴所攻棄國歸降

爲郃陽侯旋封其子濞爲吳王是高帝降之爲侯者仲國典以罰罪仍封其子爲王者篤親誼以明恩也何說似乎未允惟紀不名曰喜而書曰仲則史法之疎

三年立閩越君搖爲海王

案史記越世家云句踐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祖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案閩越傳亦言無諸及搖皆句踐後然百越各有種類豈皆句踐後哉閩越傳以爲姓騶索隱以爲蛇種則非句踐芈姓之裔明矣此與稱越是禹後全爲附會耳壽昌案梁氏本臣瓚之說師古已非之云越之爲號其來向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於越地耳故地理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越之人皆禹苗裔顏氏此論郎可破

非句踐芈姓之裔之說

四年立皇后張氏

顏注雖欲示博聞宋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毛氏本與宋同今　殿本及各監本無欲字

五年

古今注曰漢惠帝五年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六年

壽昌案是年置左右丞相紀闕書

七年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注曰帝年十七卽位卽位七年壽二十四壽昌案帝十七卽位應卽於是年算起卽位七年合二十三歲觀四年帝始冠踰三年卽崩益可證

葬安陵

顏注去長陵十里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知舊本五里也今 殿本作五里而引宋說於後

高后紀第三

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

壽昌案外戚傳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是稱美人已有秩矣太子名卒不傳止稱爲太子而不名也紀初云年幼即位四年被幽死然已能恨呂后殺其生母出怨言當七八歲矣惠帝在位不取名不立爲太子俱不可解五行志上云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宏爲少帝案志明曰有男曰嗣子下又云更立呂氏子宏益

可證太子爲孝惠所生也燕燕靈王傳云有美人子太后殺之絕後正言燕王美人子卽王子也此可類推

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强爲淮陽王

注如氏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壽昌案今表無此語卽宋本亦無之久佚去又案顏注引如氏語宜注在宏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下强與恒山王不疑徑封王未爲侯與以孝惠子侯語尤不合也不疑於二年死强於五年死故皆未列表中惟宏朝武三人在恩澤侯表表稱襄城侯義後立爲帝仍改名宏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江水下何氏焯校小板宋本有漢水二字壽昌案五行志上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則應有

漢水二字也觀志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
紀八年亦書夏江水漢水溢是志云復出者承三年之水
出而言紀於八年江漢二水并書則此亦不容漏却矣

五年春南粤王趙佗自稱南武帝

韋昭注曰生以武爲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
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不稽古
乎劉攽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
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爲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爲寧
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壽昌案太平御覽
一百九十二引吳地記曰海渚有吳王闔閭與越結怨相
伐築城名曰南武城以禦越方輿紀要廣州州城始築自
越人公師禺號曰南武吳越春秋闔閭子孫避越嶺外築

南武城後楚滅越越王子孫避入始興令師禺修吳故城
南武是也又云相傳南海高固爲楚威王相增築南武城
周十里厥後粤世名織者稱南武侯高帝十二年封南海
王者卽此惟時趙佗最强亦以南武爲稱竊加帝號在王
侯上大約時以南武二字舊稱海上以豪其民佗借名威
衆並無他意何稽古之有本書趙佗傳云號爲南武帝不
云武帝可證韋說顏注固誤劉氏所考尤舛所謂顧睫而
忘其目者矣

八年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
復共誅之

壽昌案前後有兩少帝前之少帝卽後宮美人子於高后
四年幽死此之少帝爲恒山王宏也亦明前幽死之少帝

實爲孝惠子也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

長沙周壽昌學

文帝紀第四

孝文皇帝

注應劭曰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壽昌案民作人承唐時舊本非有異也唐諱世作代民作人治作理兩漢書注多如此

閏月己酉入代邸

閏月高后八年之後九月也據高后崩於辛巳爲七月中則八月庚申平勃議誅諸呂已在八月二十五六間計己酉當爲後九月十五六事踰兩月至此始定也

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壽昌案漢歲首在十月此三月之詔也不當云歲首疑後人因上詔有方春和時之語太初改厤追書誤入此詔於三月而未計漢以夏正之冬爲春爲歲首也

新喋血京師

師古注喋本字當作蹀壽昌案喋自爲唼喋之喋司馬相如傳唼喋荇藻注唼喋鳥食之聲也正借作唼血訓若口唼之也史記魏豹彭越傳唼血乘勝集解引徐廣喋一作唼足證唼喋二字本通至蹀字從足聲類作躡也廣雅訓履也淮南許注蹈也似不能以蹀作喋

不敢忽

注師古曰忽怠忘也劉攽曰忽輕易也壽昌案劉說是

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

錢泰吉校本郭丞字云丞字衍壽昌案非衍也此故常山王之丞相也百官表諸侯王國景帝中五年始改丞相曰相此在文帝初宜仍故稱表下書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郎其例功臣表作常山相無丞字蓋省文

遣太子

壽昌案漢制王及列侯長子皆稱太子王之母稱太后不必天子也下文詔云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皆是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何焯曰連蝕疑有譌壽昌案非譌也五行志下文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三度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在虛八度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正義云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

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旣帀未及於日或可更食惟正當交則日食旣不能再食也考高帝紀三年冬十月十一月己連月日食此與之同無足異

註誤吏民

壽昌案顏注註亦誤也訓本說文特誤上訓誤是誤誤於文爲不辭博雅註欺也史記吳王濞傳註亂天下本書王莽傳臣莽爲受註上誤朝之罪註俱訓欺也後漢寇恂傳注同

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

壽昌案顏注申謂約束之是約束教令於義複矣書申命羲叔傳申重也書序帝舜申之傳詩福祿申之又自天申之及申錫無疆又儀禮士冠禮乃申爾服注禮月令命有

司申嚴百刑注申嚴號令注後漢朱暉傳申納諸儒荀子富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注楚詞惜誦申侘傺之煩惑兮注俱訓重也

而專鄉獨美其福

壽昌案專鄉之鄉應音享禮祭義饗者鄉也儀禮燕禮注主國君饗時釋文饗本作鄉又案後書光武紀三年詔有曰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與此意正同

十五年九月詔諸侯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

壽昌案此爲漢廷策士之始前此即位二年雖詔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未聞舉何人至是始以三

道策士而鼂錯以高第由太子家令遷中大夫

吕諭朕志於單于

顏注單于匈奴天子之號壽昌案天子二字當作酋長顏注失檢又案匈奴傳撐犂孤塗單于撐犂言天孤塗言子又云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本書解甚明何煩顏氏贅說

後元年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張晏注曰後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壽昌案廢后書廢不書死後之薄后書廢成帝許后書廢皆不書死此史例也惟孝惠皇后張氏雖廢置別宮究無明詔廢之又在孝惠時並未廢故仍書薨也

後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

顏注曰姓令名免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
爲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
爲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令郎中令屬官也
壽昌案百官表惠帝七年奉常免師古曰免名也壽昌恐
此即其人史失其姓耳顏云以下書姓則此亦應是令姓
案七年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
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則張武書姓亞夫悍俱未書姓也
謂景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文帝時尙不能稱則英布爲
九江王時已稱淮南王景帝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
大司農而食貨志於衛青擊胡即稱大司農武帝以後尙
稱大農武帝始設三輔而景帝後五年詔已稱三輔蓋從
後補稱或追稱此等處班史無定例也似從徐廣說爲正

朕之不明與嘉之

顏注轉㨾太多詞意詁澁案之詔語全不相合劉攽曰與讀曰歟言得以高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蒙此與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敞同壽昌案二劉說必於朕之不明下添出而蒙此三字方可勉强牽合恐仍非詔書本意與當音豫七字作一句讀不得從與字絕集韻與音豫參與也正韻千也論語吾其與聞之中庸可以與知焉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皆讀豫訓爲參與穀梁僖十九年傳因邾以求與之盟注與厠豫也若與讀平音絕句轉致蒙晦

厲國悍

壽昌案史記將相表注徐廣曰姓徐名厲蓋即前之祝茲

侯也

露臺

壽昌案淳祐本露下有吉字蓋因臺上半字複而衍也

景帝紀第五

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

壽昌案此景元年詔述文帝遺政也文帝初除肉刑以髡鉗代黥笞二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未及宮刑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是距文帝未久即復也馬端臨謂是景帝中元年之後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壽昌考武帝以後用刑極濫淮南衡山兩王獄誅死者數萬人當日宮刑猶為輕罪犯者必多特李延年太史公張賀皆著人故名於世他不傳尚多

也據馬氏云郎景帝中元年後復用是除宮刑三字亦虛語耳又案西域傳副使李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事在宣帝元康二年石顯宏恭皆少坐法腐刑元帝朝用事見佞幸傳

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

壽昌案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無曰字注曰字衍又終軍傳隨畜薦居趙充國傳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唐書契苾何力傳逐薦草美水以爲生此言草莽之薦水泉之利古人變文以對舉也

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

文穎注姓嚴名青翟臣瓚注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

紀之誤壽昌案賛顏二說是也百官表孝文後二年陶青爲御史大夫孝景二年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此皆其證

二年封皇子彭祖爲廣川王

壽昌案四年徙封趙王紀不書似疎

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列侯

壽昌案功臣表及何傳俱作何孫嘉無名係者係恐因與孫字相承而訛也

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劉攽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壽昌案下中四年十月戊午日有食之亦在年終何焯謂此十月或九月之誤者非也此直傳寫誤衍兩日食於兩年也觀五行志載景帝朝日食前後綦詳獨此兩年年未載益知無其事也紀兩年

俱書春夏秋時序獨此無冬字可知

中二年大鴻臚奏謚誄策又大行奏謚誄策

臣瓚注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爲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注曰百官表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爲大鴻臚更名行人爲大行令當是表誤壽昌謂非表之誤

皆史氏追書之也

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賵

壽昌案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此亦史臣之所追書也

改磔曰棄市勿復磔

勿復磔似已除此刑矣而應劭注則妖逆仍用磔與此文

不合

四年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壽昌案西漢年紀引作欲腐刑者許之本書外戚傳許廣漢有罪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為宦者丞孟康注曰死罪因欲就宮者聽之三國魏志鍾繇言於明帝曰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是不獨以腐刑贖死也

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目禁暴止邪也至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壽昌案通典刑四雜議上云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

之日毋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正此年事

令亡罪者失職

壽昌案廣雅釋詁三職事也釋詁四職業也周禮天官閒民無常職注謂無事業者周禮大司徒以作民職注民九職此言令無罪者失其事業無以爲生憐之也

中六年詔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

劉攽曰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也壽昌案景帝時實無三輔武帝太初元年始更主爵中尉名爲京兆尹左右內史爲左馮翊右扶風又因京輔左輔右輔設三都尉故名三輔何緣景帝詔中遒有此稱顏氏謂應說失之而本注說三輔亦自不悉也蓋詔書亦有史追書而節改者如

景帝諱啟而武帝元封元年詔內有啟母石之言此必史追改非當時語可以類推又封禪詔書文法與史記各有異同此亦史改詔書之證

後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

壽昌案高紀已屢書徹侯作通侯此仍作徹轉寫偶誤也

詔曰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注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

壽昌案張瓚二說近之師古說非也果詐自稱吏則漢律本罪已重尚容其侵牟漁奪哉觀下云其令二千石各修職業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云云是重在察吏並未云治其詐稱吏也詐僞爲吏數語即詔所云不事

官職耗亂者也

漁奪百姓

顏注曰漁言若漁獵之爲也壽昌案侵奪無擇曰漁禮坊記諸侯不下漁色注漁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管子法禁篇云漁利蘇功注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顏訓漁若漁獵之爲漁與獵是兩事何得訓漁爲獵耶

乃得官

殿本及監本注宦字俱作官壽昌案正文則從宦字爲是又案正文宦亦作官或別一宋本也

武帝紀第六

建元元年

顏注云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壽昌案史記封禪

書云有司言元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年
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此武帝第五改
元之三年也次年得鼎始改元元鼎也兒寬傳寬從東封
泰山還上壽曰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
景至蘇林注曰太元太初厤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
是元封以前建元等號皆從後補書無疑又第三爲元朔
史記不載而以元狩爲三元恐誤脫也

建元二年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漢紀通鑑竝作有星如日夜出壽昌案依此紀爲是蓋怳
惚有物如日夜出既難指爲日又不得名爲星也若云星
則必有所指名且當出於何度況謂之如日更不得名爲
星矣紀何不云夜有星如日乎王念孫謂當從漢紀通鑑

加星孛竊謂不然孝昭元平元年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
衆星皆隨西行曰流星曰西行此皆有指名有度數之證
錢泰吉曰文獻通考日變載此條無星孛會要日變異載
此條亦然案無星孛是若作有星如日不當言夜出矣
閩越圍東甌
壽昌案東甌本書地理志不載即紀所云徙其民于江淮
間遂虛其地也後書郡國志云會稽郡永甯永和三年以
章安縣東甌鄉爲縣實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地
元光元年
注臣瓚曰以三星見故爲元光壽昌案史記封禪書云以
長星曰光長星何瑞可以紀元自以瓚注三星見者爲勝
然考上年星孛東方長竟天本年客星見於房一年天星

動搖終帝世並無三星見之說天文志紀傳可證則瓚說更無據也

五月詔北發渠搜

服虔注地名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似國名也韓安國傳王恢語此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傳字誤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爲對也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韓安國傳若是則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也師古注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爲臣也瞿鴻禨曰顏說非是此紀傳北發皆當爲地名不得訓徵發也大戴禮記少閒篇舜之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盧僕射注北發北狄地名其地出迅足鹿又禹之世

肅愼北發云云又湯之世肅愼北發云云又文之世肅愼
北發云云篇中北發凡四見五帝德篇南撫交阯大教鮮
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羽民史記五帝紀
南撫交阯北發壽昌案索隱言此北發當云北戶南方地名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云爲南方之國誤方苞史記注補正曰索隱謂字鈌少非也首以撫字該之趙佑曰北發卽北戶言其戶向北開下山戎發則又別有國名發者耳西戎析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
說苑修文篇作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廋氏羌北至山
戎肅愼東至長夷鳥夷逸周書王會解發人麃合攷諸書
或稱北發或稱發或稱大發或稱發人其爲國名一也小
顏謂非國名殆拘於水經注所引及臣瓚以南爲對之說
文選李善注引大戴禮記亦曰北發國名也王氏鳴盛乃
據公孫宏傳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兩句謂此注文義明妥

考其上下皆整對句法其以北發爲地名國名者皆誤是未思可以單論公孫宏所述未可以概詔與傳也至謂史記南撫交阯雖與此傳文同而彼所謂北發渠搜與此傳無涉則亦未能自堅其說矣壽昌案瞿說是也本詔云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此全同大戴少閒篇語明舉海外各國由肅眘北發渠搜至氐羌無緣忽插入自北徼發兩字且此時渠搜正屬雍州何能北發注云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此更誤證朔方郡是元朔二年所開此時尚無朔方郡何有所屬之渠搜耶果爲地理志之渠搜不過漢朝一縣徼發亦分內事詔何必侈言教通四海與肅愼氏羌並列耶若此發非國名渠搜又僅一縣氐羌亦是泛指則止肅眘一國詔特示天下不廣矣武帝肯

出此耶韓安國傳王恢曰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顏注云云尤誤月支是西域大國何能自北發之時匈奴正强何能越境而至西域張騫傳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此亦確證且方云徵發未議兵事勝負遽云可得而臣不獨大言直是謬論孝武何等君恢乃敢作此語不懼安國之抵其隙耶觀恢上云秦繆公都雍攻取商戎並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是明以秦擴西北欣動武帝故亦舉北發月支兩國之可得臣以概西北也錢先生大昕曰盧辨注大戴以北發爲北狄地名李善注文選以爲國名與晉灼說同是注北發爲國名逸周書王會解曰發人麃麃者若鹿迅走盧先生文弨詳校本注云發北發是並以發爲北發之本名矣壽昌竊謂公孫宏本之三朝記以南與北對舉

或別有古義未可知若此詔與韓安國傳之北發則非訓爲國名文義俱不可通況有大戴禮逸周書史記說苑爲據又有服虔盧辨晉灼李善司馬貞諸名家注及方趙錢盧諸先生之言互徵耶北發地名大約如北假北平北帶之類又本書地名常有同文而異義者高紀之罷戲下爲麾下不害至戲下之爲戲水傳云天子當陽不害當陽之名縣匈奴后爲閼氏不害閼氏之爲地名將軍名貳師不害貳師之爲大宛地名彼三朝記及公孫傳之北發與南撫對不害此北發之爲北狄國名也

三年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爲列侯

壽昌案此五人無姓氏注不詳表亦未列考功臣表是年紹封者宣平侯張敖後爲廣陵侯廣孫賴陰侯灌嬰孫賢

爲臨汝侯餘三人無考然皆本以列侯紹封非初封列侯也封字上似脫紹字五人後似亦脫姓名各本紀他處可證前乎此者孝景二年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列侯中元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孝武元狩三年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列侯後乎此者孝宣地節四年封故酇侯蕭何曾孫建世爲列侯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百三十六家子孫令奉祭祀成帝元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爲酇侯孝平元始二年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敖元孫慶忌周勃元孫共舞陽侯樊噲元孫之子子章皆爲列侯復爵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元孫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皆見本紀詳姓名

元朔元年詔迺加九錫

壽昌案有司奏議原引古者非謂漢創此制也據注所引尚書大傳賜以車服弓矢則當謂之三錫不止一錫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

壽昌案此五句見劉向說苑臣術篇引泰誓文但說苑於
罔上罔下之上各有一而字斥字作退退字作逐黜惡上
亦多一而字此詔殆亦援書語也顏注失引
二年冬賜淮南菑川王几杖毋朝
顏注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
西漢年紀考異云案年表菑川王志以孝文十六年立在
位三十五年至元光五年薨今王乃其子建案建乃齊悼
惠王之孫不應云諸父列兼嗣位之二年亦無由免其朝
謁當是紀誣壽昌案賜几杖事淮南王傳載之菑川王傳
未載緣傳本略也免朝之詔或因淮南事牽連及之不必
全誣惟菑川王建與武帝從兄弟行不得在諸父列顏注
誠誤也通鑑考異曰紀云菑川王志誤也案紀並未書志

名不得謂之誤

獲白麟注黃色

壽昌案曰白麟則白色非黃可知

過居延

顏注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已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壽昌案後書明帝紀注居延本匈奴地名武帝因以名縣案本書地志張掖郡去北地千里括地志居延城在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此云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其道里相合是年置武威酒泉郡想即於其時名縣但未分置張掖郡耳又案霍去病傳云濟居延蓋縣有居延澤在西北故云濟豈匈奴別有一居延哉韋說不誤顏注失之

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

西漢年紀考異云案廣傳廣將四千騎與匈奴戰漢兵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如此是亡其三千騎耳紀所云云非是壽昌案紀據莫府所上之文書言之傳則詳析其功罪故微不同

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

年紀考異云此誤也案食貨志前已銷半兩錢鑄三銖錢以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非行五銖而始廢半兩也壽昌案錢法爲一朝大政故食貨志記述最詳本紀特括其要書之非誤也況建元元年已書行三銖錢五年又云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其事已詳五銖錢是終事更無庸縷析言之也如高后六年書行五分錢文帝四年書更造四銖錢

皆不析言其始末亦此類

賜丞相吕下至吏二千石金

宋祁曰百金新本無百字壽昌案毛本與宋所校新本同

行在所

壽昌案武帝時行幸雍後且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又幸緱氏至東萊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又南巡狩至盛唐幸河東又東巡海上又幸甘泉回中不一而足故有徵詣行在所之稱也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

應劭注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壽昌案得鼎汾水上五字班氏因改元元鼎誤書之實衍文也得鼎本在四年班氏於紀四年云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通鑑於四年云六月

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營旁明是六月非五月而
元鼎之紀元元皆追書之其初或稱五元元年不得稱元鼎
也既非兩次得鼎班氏必不能一事兩書通鑑於元年未
書早證其誤矣荀紀書得鼎於元年而四年無之蓋承班
氏之誤也

二年丞相青翟下獄死

壽昌案表作有罪自殺與紀異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注曰時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
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壽昌案應說誤也楊僕在酷吏傳
始末甚詳其爲樓船將軍後上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
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下復敍其四

過安得云數有大功且僕在元鼎五年以主爵都尉爲樓船將軍尚後此二年南越傳及功臣表可證

五年還至洛陽詔曰云云

壽昌案史記封禪書云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詔語簡畧不如此文周摯是班述元文史從刪錄亦一證也

親省邊垂

劉攽曰予謂親省邊垂詔語耳壽昌案詔內明有詩云兩字自以師古逸詩說爲勝

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

壽昌案後書西南夷傳云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並蜀爲西部置兩

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華陽國志同
但作高后六年開與本書地志不合文山志或作汶山宣
帝地節三年省並蜀

太初元年二月起建章宮

文穎注越巫名勇壽昌案史記作越人勇之

夏五月正厤吕正月爲歲首

壽昌案漢自武帝太初二年以後始以正月爲歲首今據
本紀所書元年仍從冬起若歲末復有冬則添出三月是
一年爲十五月若無冬令三月則二年之春何以相接耶
案西漢年紀引長厤是年閏十月本書百官表二年閏正
月年紀考異云據長厤三年閏六月疑百官表誤壽昌考
左傳孔氏正義云魯之司厤漸失其閏於是始覺其謬遂

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襄公二十七年閏十一月又復閏一月是也此爲節序交遞本年閏十月次年閏正月三年閏六月自無不可又考長厤魯莊二十八年閏三月二十九年閏二月三十年閏二月大衍厤魯昭二十年閏二月二十一年閏十月二十二年閏十月皆三年三閏見春秋大事表王氏疑百官表誤亦失之未考也後世亦有改正朔而仍復夏正者節序難承則徑添一閏如三國魏齊王芳正始元年因明帝改以建丑爲正至是仍改從建寅則以丑月爲後十二月是也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

考百官表作正月戊寅年紀考異云長厤是年二月丙戌朔逆推之正月有戊寅無戊申也宜從表

起明光宮

壽昌案三輔黃圖云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屬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至三秦記所云桂宮中有明光殿漢官儀云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以丹朱采地曰丹墀尚書伏其下奏事似非此明光宮且稱殿亦與宮有異也惟哀帝元始元年所罷是此宮

大搜

天漢元年閉城門大搜臣瓚注漢帝年紀六月禁蹴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蹴侈者也此二年大搜臣瓚注謂搜索姦人也壽昌案江充傳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劾奏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又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此即元年事也若二年大搜晉灼注搜巫蠱則

顏注云時巫蠱未起語最確下冬十二月詔關都尉謹察出入是亦搜索姦人之一證又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大搜瓚注亦與此同考淮南子天文訓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高誘注水用事象冬閉固是冬時大搜漢本有此制也時則訓孟冬之月亦有此兩語又案大搜之法起於戰國兵爭時至秦益甚觀李斯商鞅諸傳月令淮南子可證漢高混一法稍弛矣孝文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於通關梁無異遠近則不獨寬於京師也武帝此法雖因實創迫巫蠱事起而禁益密故班紀特書此兩條以記一時苛政自昭宣以後不見於史知其禁已悉除矣

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

壽昌案江充傳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亦在此

時紀云暴勝之等明尙有江充諸人在內也充旋遷爲水衡都尉未久其職故直指使者僅傳暴勝之一人朱一新云案元后傳其祖賀字翁孫爲武帝繡衣御史亦同時傳中有他部御史暴勝之語又食貨志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疑亦繡衣直指也壽昌謂紀僅傳暴勝之一人耳咸宣傳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皆武帝朝事後書譙元傳平帝元始四年舉元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共八人是不但如朱所述王賀夏蘭也又案趙充國傳客諫充國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云云計當日必屢遣直指出巡未盡傳其人也

天漢四年秋七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壽昌案此尙令民入錢贖死罪後兩年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則非僅令之直募之矣蕭望之傳云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

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正指此事云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將軍敖有罪要斬

壽昌案敖公孫敖也敖本傳云武帝立二十年出師北地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十餘年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閒後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此云要斬蓋要斬之刑即族也

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

顏注此當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爲陵耳雲陵爲昭帝母趙太后陵武帝時未有也壽昌案荀紀云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陵在雲陽亦誤茂陵本槐里之茂鄉建元二年割

置茂陵邑屬右扶風立茂陵後仍有槐里縣雲陵本在雲陽昭帝卽位割置雲陵仍有雲陽縣轉寫之誤蓋緣此

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大搜上林

壽昌案五行志於是年大搜下云始治巫蠱是此大搜爲搜索巫蠱無疑前此大搜爲搜索姦人時巫蠱未起也宜分別注之

二年閏月諸邑公主

顏注曰諸邑琅邪縣也以封公主故謂之邑壽昌案顏說本於班氏百官表序所載然今案下陽石公主卽不稱陽石邑又考凡漢公主封邑者今地志中並無邑稱如諸邑只云諸蓋邑只云蓋其他地志中稱邑者如粟邑栒邑高邑馬邑之類並非公主所封也大約因縣止一字如諸公

主蓋公主名稱不便故加邑以別之究不曾變地名也雖
顏本班說恐未盡然
三年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
注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壽昌案要斬在漢
制爲極刑鄭氏云但者殆以未具五刑也檢屈氂傳與貳
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是非但因妻巫蠱同坐顏引
之是也傳云妻子梟首華陽街與紀合宋祁曰舊本無子
字景祐本同是皆誤說也
昭帝紀第七
益湯沐邑爲長公主共養省中
注伏儼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
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

省中壽昌案文選左思魏都賦禁臺省中李善注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是漢制原有禁與省之别不自避王禁諱始且昭帝下距元后時甚遠何以遽避禁諱若爲班氏追書則班氏時已在中興後更何所忌於王氏而必爲之避也

遣水衡都尉吕破胡

西南夷傳作吕辟胡

振貸貧民毋種食者

毋無同凡書中無多作毋

始元四年赦天下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

孟康注曰武帝後二年壽昌案據此當作後元二年此脊元字也觀紀前書後元二年二月可證

夏六月皇后見高廟

壽昌案是年春三月立皇后上官氏此書見高廟后時年六歲也霍光不學無術此其一大端

始元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

壽昌案四年詔云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此又罷亭母馬又案武帝元狩五年紀云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足徵應劭所云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說不誣也又案本書地志太原郡有家馬官一作挏馬南郡有發弩官此殆卽設關以征馬弩也至是始罷之而官卒未廢

通保傅傳

注文穎曰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言能通讀之也壽

昌案保傅當是古禮經篇名傳則後人爲之猶今之注也賈誼之傳今無傳若誼治安策所引則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千餘言皆保傅篇語而字句微有異同並未全錄亦無所爲傳也至大戴爲后倉弟子倉仕宣帝朝戴德爲信都太傅當在元帝朝孝昭安能讀其書也

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

壽昌案後漢許沖上說文解字表有云古文孝經者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想正當其時

罷儋耳眞番郡

壽昌案後東夷傳是年罷臨屯眞番以併樂浪元菟而不云儋耳

六年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

壽昌案據此初止六縣也今據本書地志實領十三縣內惟破羌允街是宣帝神爵二年置見地志河關亦是宣帝神爵二年置見水經河水注其餘尚有三縣無可攷外此十縣皆後置矣

元鳳元年丞相少史王壽

功臣表作王山壽史記褚補表作王山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以近畿便於輸送若他郡則遠矣此猶納秸納秷之遺意

四年帝加元服

儀禮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注元首也周公既葬武王乃冠成王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壽昌案此尤帝加元服之證師古注爲長大戴禮記公冠篇

載孝昭冠辭續志注引博物志及通志所引同壽昌案大戴禮公冠一作公符篇本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云云未有孝昭冠辭四字以爲目家語周成王冠頌大畧相同但無孝昭冠辭一語史繩祖曰大戴所載辭冗長視此不類而祝辭内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壽昌謂此安知非漢八簡質當日孝昭冠辭即用祝雍頌成王者稍加衍飾故辭增繁而有先帝陛下等稱所以原引用成王冠頌事而末復以孝昭冠辭列目也家語自是原辭不能以繩大戴也

孫衍鹷謨校